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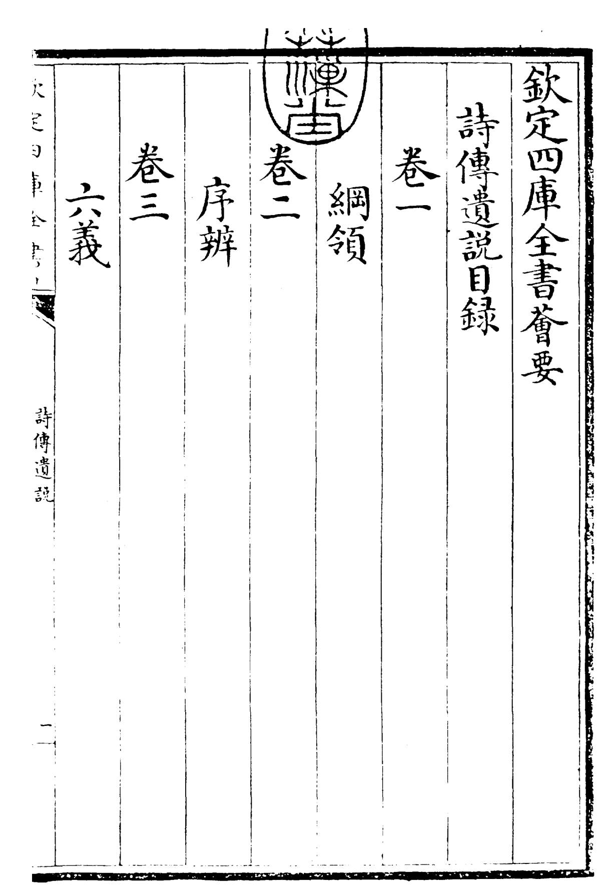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傳遺說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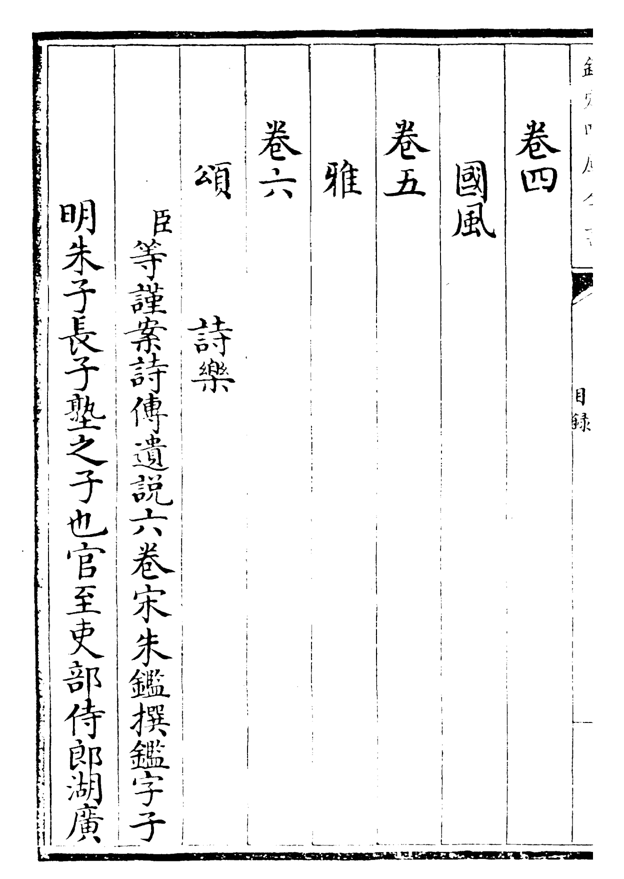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詩傳遺說目録

臣等謹案詩傳遺說六卷宋朱鑑撰鑑字子明朱子長子塾之子也官至吏部侍郎湖廣



總領是編為理宗端平乙未鑑以承議郎權
知興國軍事時所成葢因重槧朱子集傳而
取文集語録所載論詩之語足與集傳相發
明者數十百條彙而編之故曰遺説其書首
綱領次序辨次六義繼之以風雅頌之論斷
終之以逸詩詩譜叶韻之義以朱子之説明
朱子未竟之義可謂傳其世學成一家之言
者矣鑑又嘗自稱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

后山皆有本而后山校讐最精第初脫稿時音訓間有未備刻板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仍用舊板葺為全書補綴趙那久將漫漶竭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親加是正刻置學宮

國朝寧波史榮撰風雅遺音據鑑此序謂今本集傳音叶多鑑補苴非朱子所手定其說似非無因然則以音叶之誤議朱子者殆失之

不考矣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九十四 經部

詩傳遺說卷一

宋 朱鑑 撰

綱領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温故欲其温寛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輔翼

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皆所以防其氣禀之過而矯揉之也所以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

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者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黄鍾為宫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盖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

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文集書說○今見詩傳而此注說為詳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集註下同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

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詩本情性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是而得之○案内則十歲學幼儀十三

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人歌曲雖閭里童子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感發至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

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理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並同上今見詩傳而注說小不同故備載之後皆放此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

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

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

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

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

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

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

真無遺民也集註○今詩傳經文同而注闕

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放下未要理會

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只如詩之名數書

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曽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龔盖卿録）

論孟用二三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廖德明録）

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萬人傑録）

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咏性情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 華孫 賀録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

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荅呂祖儉書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沈僩錄

陳文蔚問興於詩與游藝先後不同如何曰興立成是言其成志據依游是言其用功處但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黄義剛錄○又魏椿錄云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人讀詩是興起得箇甚麼沈僩錄

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黄義剛録

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却是自然後恁地又云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禮學詩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

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蕩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是有毫髮不善都滌蕩盡了這是甚氣象葉賀孫錄

徐寓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今難曉樂又無何以興成乎曰今既無此家具只有理義在只得就理義上講究如分別是非到感慨處有以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

是興於詩之功也涵養和順無斯須不和不樂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也如禮今亦無只是硬造些規矩自恁地收斂古人此身終日都在禮之中不由自家古人興於詩猶有言語可以諷誦禮全無說話只是恁地做去樂更無說話只是聲音節奏使人聞之自然和平陳淳錄

看詩不要死殺看了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底意思甘節錄

詩可以興須是反復熟讀使書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李閎祖錄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既為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黄義剛錄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甘節錄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處最不緊要然興起人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芑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吳必大録

問詩可以觀集註云考見得失是自己得失否曰是考見事迹之得失因以警自己之得失又問可以怨集註云怨而不怒怒是如何曰詩人怨詞委曲柔順不恁地

疾怨 呂德明録

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唱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如熹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熹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錢木之錄下同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謳吟諷誦以得之熹舊時讀書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

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
諷誦四五十過則胷中豁然矣
詩如今恁地註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
誦玩索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得若只草草看過一部
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
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方是讀詩若不能興
起便不是讀書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
間指摘東西鬬湊零碎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

莫道又未是 並同上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象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曾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眊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得何益未論讀古人詩且如讀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他好處在那裏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曾識不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以為好者

有之矣好者亦未必以為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他見道好人他也說好及至問着他那裏是好處他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熟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公讀二南子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

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沈僩

錄下同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着不須深求只如此讀過便得

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之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

細攷如鄭之淫亂底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看他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

讀書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去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先生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熟讀了文義都曉得了却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子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正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

葢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了方可讀書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

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用逐日只捱得數章而又不曽透徹邪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又如女曰雞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陳文蔚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

隨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曉不得這箇便是大病熹也只説得到此要公自去㑹得又曰大凡物事須要説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疎影横邪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這十四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説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説須是自得他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他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

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擲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節南山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曾看得那事物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

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

先生問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對曰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觧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厮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厮殺明日又重殺一番並同上

吳必大請敎曰先易後詩可否曰不若先詩後易觀詩

之法且虚心熟讀尋繹之不厭被舊説黏定看得不活伊川觧詩亦説得義理多了詩本是恁地説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别無義理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遏了𦵏觀諸儒之説唯上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詠以得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所不及所謂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得其志只得待之如

需於酒食之義後人讀詩便要去捉將志來以至束縛之呂氏說記有一條收數說却不定云此詩非詩本意然自有箇安頓用得他處今一槩存之正如一多可底人來底都是如所謂要識人情之正夫詩可以觀者正謂其間有得有失有黑有白若都是正却無可觀今不若且置小序於後熟讀正文為善如拾得一詩其間說香說白說寒時開雖無題目其為梅花詩必矣吳必大録

讀詩且只將做如今人做底詩看或今人誦讀却從旁

聽之其訓詁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丶丶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紐捻非通訓也同上

問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嘗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廸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

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動其心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今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答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為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

道理處子細端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答朱飛卿書

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中來終是無益余大雅錄

先生問看詩如何對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去討疑處只熟看熹注得訓詁字字分明便却玩索

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髣髴見得便自虛說耳恐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更可熟讀潘時舉録

看詩須是吟詠浹洽骨髓方得今都未曾看他皮毛在熹以前是看了多少詩說今只有一本觧了不勞討觧別看省了多少事如何更不去熟讀楊與立編語略下同

須是先將那詩吟詠四五十遍了方可看注看了又吟詠三四十遍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

看詩不須看意去裏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歌詠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

讀詩逐人自去看自有會心處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 注同上

晏淵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有知小夫賤隷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見聞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

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而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葉賀孫錄

問删詩果只是許多如何曰那曾得見聖人執筆删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 同上

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詩也有會做底有不會做底如君子偕老詩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刺他了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寛了豈不是亂道如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做得極好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唱三歎者人多理會他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錢木之錄

先生問林夔孫看詩到何處對曰至大雅曰公前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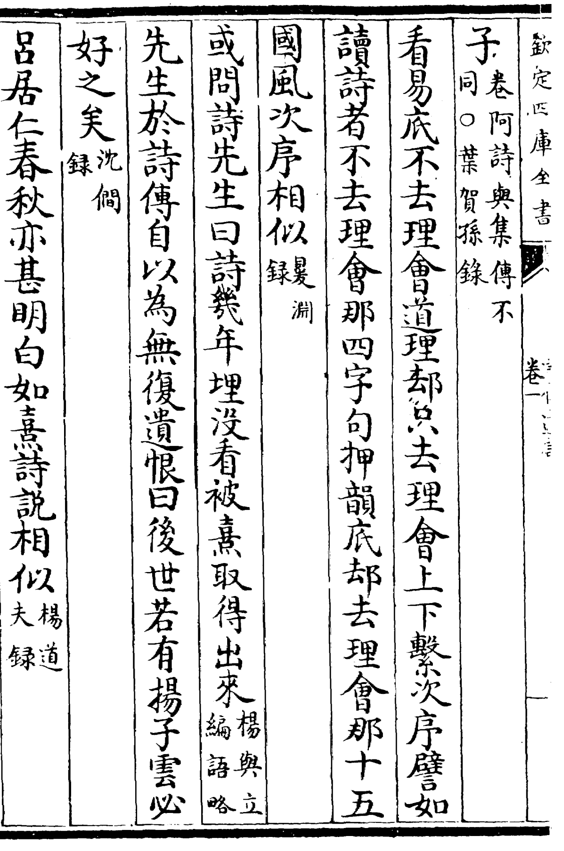
看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今人看文字敏底一
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詩也只是
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
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這箇看詩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
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黃義剛錄
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
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即我將亦周

禮之所寓矣太皡臯陶之祀一旦廢絶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證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却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妬忌而以獨孤亡隋為證熹嘗論之以為妬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妬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觧要須滌除令胷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為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説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

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却須有會心處也_{答呂祖儉書}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_{精舍朋友雜記}

問詩次序是合當如此否曰也不見得只是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自作賢者如泂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詩中有可以比併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這般樣



子卷阿詩與集傳不同○葉賀孫錄

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上下繫次序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那十五國風次序相似夔淵録

或問詩先生曰詩幾年埋沒看被熹取得出來楊與立編語略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沈僴録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如熹詩說相似楊道夫録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著語工夫却在讀者吳必大錄

問詩如何看曰看古說了方參看熹說彼此互參攷得失待攻擊後方講得明古說只是呂氏載得詳備黃顯子錄

詩傳中言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而不免且用其說李方子錄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否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看方得李閎祖錄

凡說詩者固當句為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詁字義而已至扵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楚辭辨證

熹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徧已得六七分却看諸人說與我意思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徧如此却義理流通自得矣楊與立編語畧

因學者解詩曰熹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

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看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

且須詳讀熟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沈僩錄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如呂伯恭

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他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同上

子由詩觧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錢木之錄

因言歐陽詩本義而曰禮義大本復明於世固周程之功然近世諸儒亦為有助舊來儒者談經不越乎注疏而已至孫明復劉原父及宋叔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蓋是運數將開此理復將明於世故耳蘇明允說歐陽子之文處形容得甚好近因觀其奏議如

論回河劉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論詩義中辨毛鄭處文辭徐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易吳必大錄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楊與立編語略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横渠解詩多不平易萬人傑錄

○吳必大所記云横渠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南軒精義是意外說却不曾說得詩中本意惟上蔡說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楊與立編語略

東萊說詩忒煞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同上）

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未曾得見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令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邵浩別錄）

李善注文選中多有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李閎祖錄）

王通欲取曹劉沈謝之詩為續詩曹劉沈謝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

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或過實不足取信沈僩錄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楊道夫錄

問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者答曰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煩伯豐為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略

周南樛木

樂只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

鄘載馳　為有過雖爾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　無我有尤　尤過也三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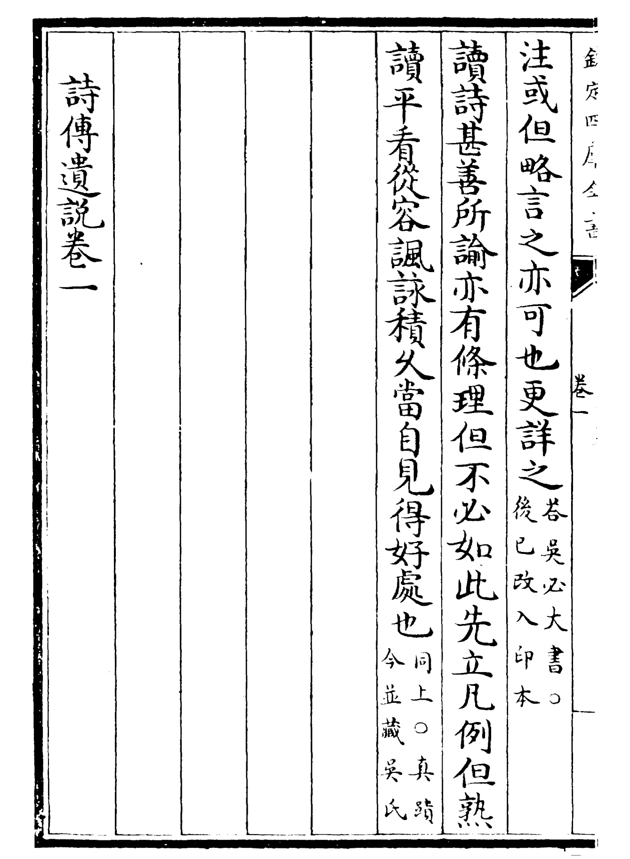
王中谷有蓷　遇人之不淑矣　淑善也三字合移在歎矣字下

以上略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者却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柔篇中第二章注中已略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解可采用其說者於補脫卷中却刪去桑柔篇

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荅吳必大書○後已改入印本

讀詩甚善所諭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同上○真蹟今並藏吳氏

詩傳遺說卷一



詩傳遺說卷二

宋 朱鑑 撰

序辨

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 游敬錄

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間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為多尚恨未能盡去得

失相半不成全書耳

答呂祖謙書下同

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册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覆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諭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諭更容攷究為如何逐旋扺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也近看吳才老說胥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為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

向來所諭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録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為何如也並同上

問向見呂大問讀詩之法呂大舉橫渠置心平易始知詩之說見教必大固嘗遵用其說去誦味來固有箇涵

詠情性底道理然終不能有所啟發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着力處今讀之止見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着力先生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着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立邦家之基蓋為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見

得其本意雖如此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說便橫說直說都得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之意以譽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其間有序賓荅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是此意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禮載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於鹿鳴之什截以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令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菁莪湛露蓼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賔客後人却以言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為恩澤皆非詩義故於野有蔓草零露湑兮亦以為君之澤不下流皆是局於一箇死例所以如此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興也此比也此賦也興者人

便自作興看比者人便自作比看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句帶起來說如何去上頭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他去亰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

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蕩舊說詩意方活

問讀詩記中所言雅鄭邪正之言何也曰鄭衛之音便是今邶鄘鄭衛之詩多道淫亂之事故曰鄭聲淫聖人存之欲以知其風俗且以示戒所謂詩可以觀者也豈以其詩為善哉伯恭謂詩皆賢者所作直陳其事所以示譏刺熹嘗問伯恭如伯恭是賢者肯作此等詩否且

如今人有作詩譏刺人者在一鄉為一鄉之擾在一州為一州所惡安得謂之好人伯恭以為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用之饗祀今以鄭衛之詩奏之郊廟豈不褻瀆用以享幽厲褒姒乃可耳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遇齊襄陳靈之徒乃可歌此耳不止鄭衛其餘亦皆有正有邪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可疑其餘小序尤不可信多取春秋中惡謚之君以繫之如傾覆社稷曰頃故序柏舟硬差排為衛頃公之詩小心畏忌曰

僖故序苑蘭為誘僖公愿而無立志之詩至如鄭風中刺詩皆繫之忽如忽者謂之迂繆則可謂之狡則不可若是狡時必就齊昬為援必能制祭仲之徒作詩序者正如山東學究見識卑陋而胡說伯恭只知黨序百般將忽來煆鍊忽在生時被人驅逐如此死後又被幾箇秀才百般治他誠是可憐子衿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詩中狂童之辭是甚意思作序者但見子太叔嘗賦此詩韓宣子曰起在此敢勞子至他人乎便以為思大

國之正已不知古人賦詩但借其言以寓已意小序中如此等處極好笑伯恭詩記綱目中第一條注謝氏之說只是發明得一箇怨而不怒底意思此所謂可以怨者也詩之義不止此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却都没而不說只此便瞎了詩眼同上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

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

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刪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攷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之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

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情性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

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

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泳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文集詩傳舊序○案此乃先生丁酉歲用小序解詩時所作後乃盡去小序故附見於辨呂氏說之前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

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黄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也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説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户無復推遜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説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

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或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遜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㫖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

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致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没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卭侯宗卿而宗卿將為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能也乃畧為之説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文集吕氏家塾讀詩記後序○壬寅作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且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

懲創之資邪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

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攷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

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邪葢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正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説必欲强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况强以桑中溱洧為

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葢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攷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説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

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甞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甞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全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邪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

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文集讀吕氏詩記桑中篇○甲辰春作

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

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胆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

萬卷書亦無用處也（丁未答呂祖儉書）

嘗攷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為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輙加緒正刋刻布流以曉當世（刋四經成告先聖文）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案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

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題漳州所刊四經後

○紹興庚戌書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詩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

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
寒開必是梅花詩卷阿詩召康公戒成王其說只始說
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常之類皆說
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
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
樂為之矣萬人傑錄

說纔解得密便說他不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一句也
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

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消説他做小序不會寛説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説相礙那解底要説詩却礙序要就序便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説那没巴鼻地兩句下面方是説他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聲多是淫佚之事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如今一般閑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享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

語晁淵別錄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輔廣錄

詩書序當刋在後面楊與立編語略下同

看詩不當只管去序中討只當於詩辭中吟詠看教活絡貫通方得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毛公全無序解鄭間見之並同上

詩小序或是後漢衛宏作大序亦不是子夏作煞有礙

義理誤人處 周謨錄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熹又看得不是衛宏一手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踈浩對曰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面一句便是病根呂伯恭專信序文不免牽合又云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須要出脫回護到了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邵浩別錄

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絶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賀從周録

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序過後地自作一處　陳文蔚録

蘇氏詩傳比之諸家差為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覺有惹絆處耳　吳必大

問先生詩集傳多不解序何也曰熹自二十歲時讀詩

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去玩味詩辭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時初亦甞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熹之疑終不能釋其後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人所作其為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强處熹甞與之言終不肯信從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熹因作詩序辨說其他謬戾則辨之頗詳周謨録

徐昭然問先生去詩序似使學者難曉曰正為有序則

反糊塗葢小序後人揣料有不是處多如今之杜詩之類本是雪却題作月詩後人不知亦强要把做月詩解了故大害事　蔡念成述

李燔所聞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詩無理會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了問變風變雅如何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是依他恁地說如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徐寓録

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不知如何又却說從别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辭如是者有數十篇序中都說從别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方相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葢謂今雖不可以

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深思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荅其意而解其意耳故説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藉之以為樂耳所以解勸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葢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為刺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

之詩也采菽則天子所以荅魚藻矣至鹿鳴則燕享賔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妄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詩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荅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註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王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荅其歌却説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

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慇勤篤厚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歡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為尤甚也既醉則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詩

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荅鳧鷖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今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楊道夫録

問大序先王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謂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荅曰此無甚害葢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荅吳必大

問止乎禮義如何曰詩大綱有止乎禮義者如柏舟等詩是也若桑中之類如何喚做止乎禮義得吳必大錄

變風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揀好底說亦未盡陳淳錄

問聲成文謂之音曰歌永言聲依永便是聲律和聲便是成文謂之音呂德明錄

問詩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

他謚號不美者挨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熹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其人姓名於看詩有何益也余大雅録

大抵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變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闕

關雎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詩自是說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蕩蕩賚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領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賚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瞞耶曰此是蘇子由曽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熹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曽有一老儒鄭漁仲與

化人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熹今亦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葢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熹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

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同上

詩序實不足信向來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雖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說亂話便都被人看破了大率詩人假物興辭大率

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訓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歡洽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説謹言節語况厲王無道謗訕必不

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麽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荅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為唱荅行葦與既醉為唱

苔蟋蟀與山有樞爲唱荅唐自是晉未改號晉時國名自作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苔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澁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

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着他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

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説甚麽向甞與之論如此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文字許多證據熹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熹因云今人不以詩説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葉賀孫録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而知序詩者妄誕其説

但擬見其人如彼便以為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衛柏舟之刺衛頃公之棄仁人今觀史記所述竟無一事可記頃公固亦是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有棄仁用佞之迹便指為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攷之者則但言刺時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尚猶可也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更不攷詩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自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被于南

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語最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是當處如行葦之序皆是詩人之言而不知詩人之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他見詩中言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則謂之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則謂之故能内睦九族見有以祈黄耇之語便謂之養老乞言不知而今做詩人到這

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熹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詩本是興說上面四句即是興起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興莫遠意也又云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序云衆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衆散其

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夫子云放鄭聲也又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自為之以自警戒也故其為詩辭意俱美如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語皆善言也又有稱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也或問賔之初筵之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此自戒也未可知 黄有開記

熹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人多是如此看吕子約得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得待取來看都只是說得序通熹意間非獨將序下文字去了首句甚麼也亦去了熹看來大段有不是處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德廣所及也是說甚麼又如說賔之初筵衛武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警于國曰羣

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又攷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為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意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只縁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蒹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煞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不待看序自見得是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來便道是傷

今思古陳古刺今這那裏見得且如卷阿是説召康公戒成王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中間一截是幾時却無一事係美刺只縁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説皆有可疑問曰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去得許多如太史公説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刪得如此多只是不消看序看正文自見得葉賀孫録

向者吕子約書來説近來看詩甚有味録得一冊來盡

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關雎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說得箇后妃之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關關雎鳩葛之覃兮已下更不說著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麼呂伯恭大事記亦是如此盡是如此編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門讀書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害意 沈僩錄

人言何休為公羊忠臣袁甞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 楊道夫錄

小序麟趾詩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此句似無義理江有汜詩是媵自作非美媵也此二處下皆未曾注未知如何答曰當補_{苔潘時舉}

陳埴問江有汜詩序有勤而無怨之説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説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因問埴此是召南詩如何公方看周南便有説召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

要班班剥剥捐東摘西都不濟事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錢木之録

問抑柏舟如何解曰只得解作仁人不遇但疑不是爲頃公作又問棫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篇與前後數篇同爲稱揚之辭作序者爲見棫樸近箇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興何與仁及草木以祈黄耇是頌願之辭如今人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祈字便説是乞

言吳必大録

潘時舉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董銖録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况忽之所為可

謂之愚豈得為狡當是男女相怨之詩 邵浩別録

江疇問狡童刺忽也其言疾之太重先生云若以當時之暴斂於民觀之為言亦不為甚葢民之於君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讐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説聖人言鄭聲淫者葢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譏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 黄有開記

時舉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句便只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於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類者多矣潘時舉録

棫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篇皆是好說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象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衆客稱美之意吳必大録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甞攷衛武公生於定王末年安

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亦是自警詩中詞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吕伯恭却謂國語非是邵浩別録

先生説抑詩煞好鄭可學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縁以爾汝字礙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様多大抵他説詩其原生於不敢異先儒將詩去就那序前面被這些子硬便轉來又穿鑿胡説更不向前求前面廣大處去或

有兩三説則俱要存之如一句或為興或為比或為賦則曰詩兼備此體熹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既取比體則更不應又取賦説狡童便引石虎為證且要有字不曳白南軒不解詩不用解諸先生説好了南軒却易曉説與他便轉陳淳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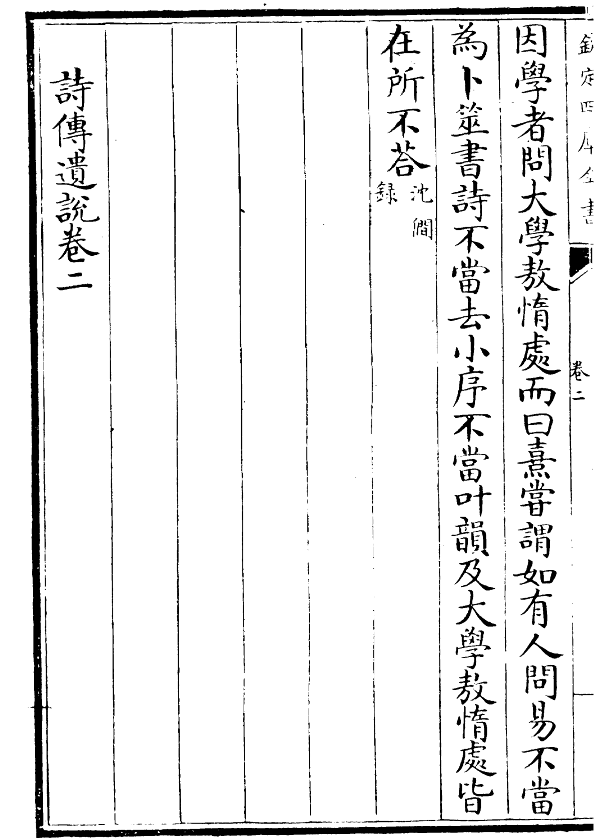
抑之小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一詩不應既刺人又自警之理況厲王無道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索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無限大過

此詩都不問着却只於威儀上點檢此必不然以史攷之武公即位在厲王既沒之後是宣王之時注家以為追刺不知追刺他何益伯恭主張小序謂史記為不足信武公必是曾事厲王嘗攷國語武公九十五歲作懿之詩其中有匪我言耄之辭正此詩也又如曰謹爾侯度曰喪厥國皆是諸侯事削去謂刺厲王者只以為武公自警其意味便甚長所謂嗚呼小子告爾舊止益箴規之文體當如此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已耳後漢侯苞亦嘗有此

說〇吴必大録

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鄭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熹細讀方知是欠一句葉賀孫録

因晏淵問詩三百處因推說及由庚白華等乃是笙詩有其譜而無其辭者也潘時舉録



因學者問大學敖惰處而曰熹嘗謂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敖惰處皆在所不荅沈僩錄

詩傳遺說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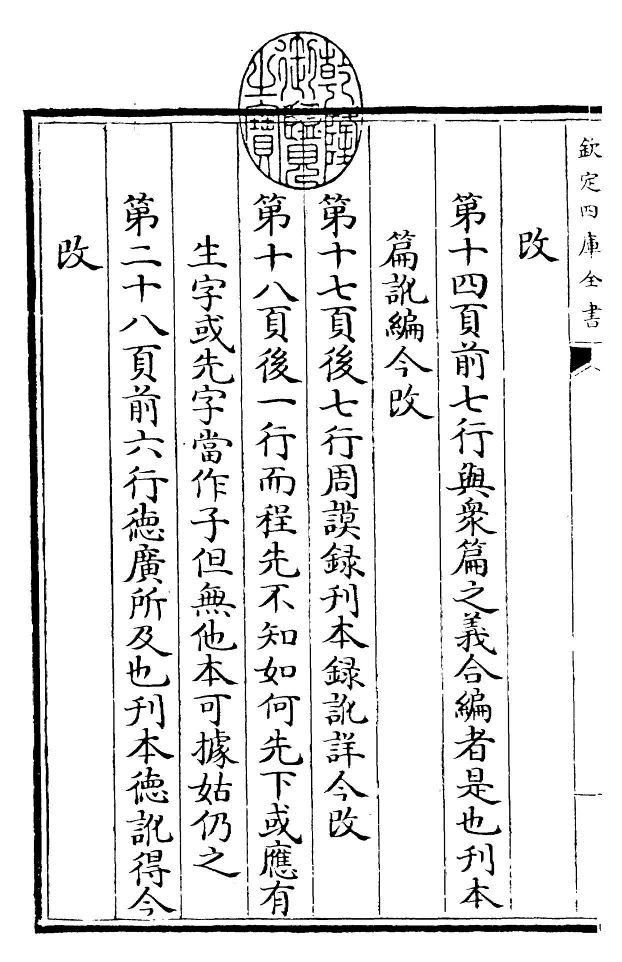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第十九頁前三行答曰刊本答訛合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一行太皡臯陶之祀刊本闕臯字又訛陶字於上而空其下今增改

第二十七頁後一行言或過實刊本或訛不今改

卷二第三頁後七行周禮以六詩教國子刊本周訛用今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今於雅正之實刊本正訛鄭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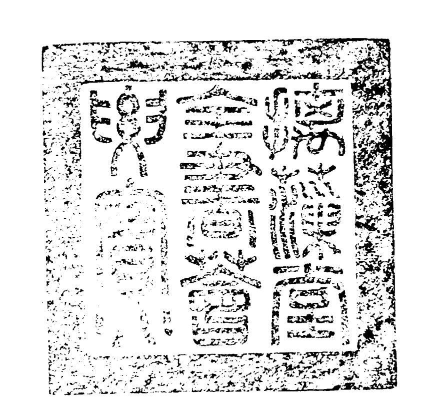
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刊本篇訛編今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周謨録刊本録訛詳今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而程先不知如何先下或應有生字或先字當作子但無他本可據姑仍之

第二十八頁前六行德廣所及也刊本德訛得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萬　宣